虹镇老街地区,上海中心城区最后的成片棚户区。在这片“穷街”终于将从上海版图上彻底消失之际,虹口区档案馆启动“虹镇老街居民生活口述”项目,走访几十位在老街生活过的居民,请他们讲述在“穷街”的经历和感受,为即将消逝的这一特定地域人群的生活状态,留下了一笔口述历史。

那些年,我在虹口的益民食品一厂工作期间,曾担任过与厂对口挂钩的天镇学校的校外辅导员。天镇学校就坐落在这片“穷街”上,印象中这里苏北籍的人很多,一些学生只会讲苏北话。因为厂里不少师傅都讲苏北话,所以苏北话对我来说倒有一种亲近感。那时每周有一个下午,我要到厂后门香烟桥路出去学校。途中,要在破街陋巷中穿行。所以,对虹镇老街居民口述历史中讲述的情景“感同身受”：“老房子有窗子不敢开,弄堂不到一公尺宽,窗一开了,手一伸,就到人家家里去了。”“一到两户人家合用一个接水站龙头,天天要排队,吵架时常发生。”“天热的时候,一到晚上,整条马路上全是在躺椅上乘凉,男人穿着内裤就在弄堂里冲澡……”

这些口述历史,记录的是个体的经历、体验与感受,亲历、亲见、亲闻,具体、细腻、生动,相比一些

正式的调查总结、统计数据要鲜活得多,是对某些档案文献反映历史面貌的一种补充。与日记、回忆录不同,口述历史是采访者和叙述者共同参与、合作完成的。口述历史通过录音、录像等现代技术手段,经过选题、选择受访者、提问、讲述、整理等环节,记录和保存当事人的口述凭证。口述历史给了许多寻

口述历史

郭红解

常百姓一个回忆和讲述的渠道,在“城市记忆”里留下了他们的声音,甚而影像。尽管上海市档案馆卷帙浩繁,馆藏丰富,但研究人员也做了许多富有成效的口述历史工作,对廓清历史谜团、探究历史细节、佐证历史事实,都是颇有裨益的。例如,早在2000年,市档案馆研究人员就曾6次访谈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由组织派遣打入汪伪“76号”特工总部,任第二警卫大队会计、总部会计科科长、特种警察署总务科长等职的赵铮,形成了一份十分难得的口述历史。赵铮在访谈中具体讲述了打入“76号”的经过,讲述了“76号”机构、人员、经济、运作等情况。他指出,他了解的有些情

况在相关的历史档案中并没有记载。他还对市档案馆编纂的有关史料中的个别之处,比如有的地址提出有误。他回忆第一次和党组织联系人是在新闻路一家电影院里接头等情景,会让人想起现在谍战片中的某些惊险镜头……

近年来,口述历史日益受到重视,除了档案部门,不少研究机构、大学、媒体、民间团体以及文化人都在做口述历史工作。上海音像资料馆等机构凭借其得天独厚的优势,前些年完成了100多位老艺术家和42位老电视人、老广播人的口述历史工作。近期,又启动了“我的65年”全媒体口述历史项目,通过寻访来自上海10个街道社区的65位共和国同龄人,对他们65年来人生经历的口述访谈,探访他们与国家、城市“同命运”的人生历程……

口述历史具体生动,但由于认识水平和记忆的偏差,口述者回忆、讲述的内容有时难免会与客观事实有所出入,有时同一个事实会有几种说法。因此,口述历史要与相关的档案文献与资料进行比对,使两者互为补充印证,“相得益彰”。这样,就能更准确、更具体、更生动地还原或接近历史真相。虹口区档案馆在做虹镇老街居民口述历史工作的同时,还开展了虹镇老街居民生活档案资料的征集工作,把居民家庭和个人的书信、证件、收支账本,反映老街生活习俗和老街面貌变迁的照片、音像资料,都列入征集范围,这是很有必要的。

今宵打谜

龚庆根
新驾、老手各行其道
(四字餐饮用语)
昨日谜面:汽车禁上人行道
(三字口语)
谜底:走不开

梅子黄时雨

冯忠方
法推算出来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正常的梅雨约在6月中旬开始,7月中旬结束。梅雨适时适量,有利于农作物生长,雨量过少或过多,则可能发生旱或涝。上海规定日均气温在22-28℃,五天中有四天下雨,是为入梅。中医认为,梅雨季节人体脾胃受“湿邪”的影响最大。专家建议,在梅雨天可以多吃一些健脾化湿的食物,如扁豆、薏仁、冬瓜等,切记不宜过食生冷、油腻的食物,以免助湿伤脾。

笔着不明白:你在交叉路口等候,“急急勿”干嘛呀?你穿马路不去看面前绿灯,专门读斜对面红灯干什么呀?在乎这一两秒么?少些这样的“急急勿”,严格遵守“红灯停、绿灯行”,谨防最容易夺命的那一两秒!

有几批外地亲友们到苏州来,因苏州的面颇负盛名,我陪她们去面馆里去吃饭,总能听到她们对苏州面的称赞,说这面条好吃,不仅汤水鲜,面条绝且且有咬劲。我解释给亲友们听:“这才是龙须面。”看似简单的一碗面,要煮得十分可口却并不简单。最基本的是两个要素:一是汤水鲜、浇头味道好;二是生面要轧得好,这是基础,相当的重要。

苏州面店里的生面基本上是店里自己轧的。外面生面店里的面还得加上他们的利润,自己轧的话,这笔开支可省了,而更重要的是自己轧可按自己希望的那样,多轧一遍且轧成最细的龙须面,多轧一遍与少轧一遍,其间出入大矣:多一遍的话,这面条就更结实、更有咬劲。即便粗细只有两三根头发丝那么点差别,顾客尝了,一吃便知。为了适合顾客的口味,店家还在生面上没少下功夫。总轧成极受顾客欢迎的绝细的龙须面,此面虽然细,但却耐下,动作快的捞面可以一次捞很多碗面而不致于糊了的,若是少轧一遍的话,不仅面条容易糊,且这下面水易发腻,锅底的沉淀物多而影响了熟面的清爽感,得常常中途换水,多轧一遍可少换水。

苏北农村有“七葱八蒜”的说法,儿时听之,以为葱果有七瓣,蒜头有八瓣,可数了若干个红葱果白蒜头,就是没有印证出“七葱八蒜”的说法,后来还是母亲见我每天都在数蒜头葱果瓣数,觉得蹊跷,问及原因,母亲呵呵笑说我傻,便告知我以后听话要听音,“七葱八蒜”意指播种葱蒜的时节——七月种葱,八月插蒜。

离开农村在城里安家,发现别人家的阳台上长着一盆两盆绿意盎然的青葱或翠绿的青蒜,以便做菜一时之需。有几次,我也萌生在阳台栽葱种蒜的念头,其实,葱果很好寻,老家母亲那儿多的是,种几分地的葱果都有;蒜头菜市场几元一斤,一盆盆三四个蒜头扒瓣而栽,足够。

前段时间,爱人和孩子去乡下看望我的母亲,返城带回了一大袋农产品和一捆青翠的嫩葱。看到母亲栽种的葱,葱叶,青翠碧绿,葱根,洁白如脂,葱果,红皮裹白,葱须,须须虬龙。我止不住叹息一声——今年又错过了种葱的时节。孩子见我面对一捆葱而发愣,他惊叫起来——奶奶让我们带回这么多葱苗回来,就是让我们把葱栽到花盆里,方便家里做菜。爸爸,快把葱苗栽到花盆里去呀!不然,葱会枯萎死的!

夺命就在这一两秒

吕震邦
救当然争分夺秒。可车祸旁边,不送医院,即使附近有医院,从通知院方、来人抬架、入室抢救,中度受伤者,侥幸还能赶上趟。如果重伤,即使像华山医院楼顶层有停机坪的,有直升飞机来接你,有快速通道,也难以保证百分之百救活你。生命的结束源于你没有耐心等待及红灯前的最后一两秒!现在,有不少人过着“急急勿”的生活:上班“急急勿”,下班“急急勿”,吃饭“急急勿”,读书“急急勿”,连过马路也“急急勿”,即使看红绿灯,他也是只盯红灯,数还来不及,最后几秒也等不及了,数及闯红灯就“急急勿”起步了!如果“急急勿”的赶路人,和“急急勿”的开车人,这两种“急急勿”的人碰到了一块儿了,惨祸就发生了。

有些外市店里的面,浇头是当场小炒的,极好。偏就是这生面没轧好,于是功亏一篑!

龙须面

吴凤珍

非是像我们这般简单地捞进笊篱里放入碗中就成了,而是要捞进一只浑如三寸金莲般小脚的观音咒内,要师傅用软硬边甩边卷,其动作需甩出一只漂亮的弧形,卷得越紧越好,动作越快越好,卷成女人的一只拳头模样,这才放进碗内。看来是小得一点儿,可当你用筷子一挑开,这面便越挑越多,竟至一大碗。凡带家什拿面的,当你走一两站路回家,再吃这面条,它还一点儿也不涨干。基于这样的条件,店里还做起了外送的生意,凡由小伙计外送者,手拎一只大的糖圆形的提篮,篮内一排可放四碗面,这面条的汤不能太满,小伙计得快速步步稳,送一两站路,尚不至于涨干汤,小伙计还带了半铜罐的汤来为你续汤,在他襁褓的腰带上斜插上一支内装胡椒粉的小竹管。凡是顾客所有的需求他都周全

前段时,爱人和孩子去乡下看望我的母亲,返城带回了一大袋农产品和一捆青翠的嫩葱。看到母亲栽种的葱,葱叶,青翠碧绿,葱根,洁白如脂,葱果,红皮裹白,葱须,须须虬龙。我止不住叹息一声——今年又错过了种葱的时节。孩子见我面对一捆葱而发愣,他惊叫起来——奶奶让我们带回这么多葱苗回来,就是让我们把葱栽到花盆里,方便家里做菜。爸爸,快把葱苗栽到花盆里去呀!不然,葱会枯萎死的!

栽葱种蒜

骨雅月
儿子的提醒,让我一下子来了兴致——栽葱种蒜,今年不容错过。车库角落里的几只落满灰尘的旧花盆,被我和儿子找了出来;花盆里的泥土在钢筋混凝土的城市到哪里找呢?我和儿子正思忖着,爱人建议去郊外运土,于是一家人开着电瓶车去城郊兴致盎然找土。来到城郊的庄稼地,儿子建议停车挖土,我怕毁了农人的庄稼地,答他再朝前走走;来到一处绿化地,爱人说是这儿绿化这么好,土一定肥,就此取土吧?我担心护绿化的老人找麻烦,车没停,继续向前。直到发现一处荒地,地上杂草丛生,我停下车,吩咐爱人和儿子挖土,爱人

地想到了!这全都因为有了上述几个条件——所以常有茶馆里品茗的茶客或浴室里的浴客命跑堂的去唤一碗面来的事。现在失去了这些条件,所以,熟面店里不再做外送的生意了。

我常猜测:为什么全市的生面店都不卖轧得最细的龙须面,让所有苏州人在家就能享受到它?起初我以为面店的伙计贪懒,反正生意好得不愁卖不出去。后来一想恐怕没有那么简单,总不成所有的面店伙计皆贪懒。最大的可能便是生面店与熟面店间的一种默契——生面店礼让熟面店最后一遍的轧,让苏州的一碗面做足面的金字招牌!若然我的猜测是的话,那么,我对苏州全市的生面店竖起大拇指,赞一声——“好!”

今年春节某天,我们兄弟姊妹皆在小弟家团聚,午餐是由小弟媳下厨内面饕客。当这面端到桌上,一股香味直扑鼻。绝细的龙须面上,一块偏瘦的五花肉,汤里点点星星漂晃着墨绿色的香椿芽油(难为她把这妙物保存近一年),这又香又鲜的面上让人赞不绝口,此面在面店里恐也难以能尝到的了。原来小弟特地驱车到近郊的古镇上去买来的晒成挂面的龙须面,后来见到这古镇上的龙须面居然有人专门贩到苏州卖呢,老苏州吃面就这般的讲究!

和儿子第一次参加“农事”劳动,他们兴奋得涨红了脸,挖了一袋泥块,已累得他们大汗淋漓。泥土拖回到车库,我提议每人栽葱种蒜,比比谁栽种的葱蒜长势好,爱人和儿子仍沉浸在劳动的快乐中,一致同意。各自忙起自己的花盆装泥碎土,儿子把他的两个花盆的土装得严严实实,专挑肥壮的葱苗栽种;爱人把她的两个花盆里的土碎成沙,葱栽得小心翼翼,生怕伤了根须。临到他们种蒜,一时没有了主张,蒜是种整的,还是扒瓣种?蒜尖朝上,还是蒜根朝上?我把依稀记得母亲种蒜的场景告知他们,爱人和孩子有点不放心,疑惑地问,真的是这样种的吗?等一盆盆葱蒜,蒜栽种好,儿子仍对种蒜抱有怀疑态度,他又百度一下种蒜的方法,看后,才松了一口气。

舍身为子

夏明
阳台上有了葱蒜的希望,起初几天,儿子和爱人的脚步最勤,每天察看葱的变化,蒜有没有发芽。然而,一周后,葱蒜的希望像肥皂泡一下子破灭了,三盆葱叶,逐渐枯黄,蒜也是纹丝不动。渐渐爱人和儿子灰心起来,猜疑起,是不是水洒得不够?要不我们挖的土不肥?莫非错过了栽葱种蒜的时节?他们的疑惑,也感染得我怀疑儿时所学农活的记忆。渐渐把阳台上的几盆葱蒜忘却了。

半月后,儿子去阳台晒鞋子,突然他惊叫起来——爸妈,快来看,枯萎的青葱起死回生了,新叶长出来了;蒜也露出嫩绿的芽尖……几天不见的花盆,眼前的景象,让人眼前一亮,枯萎的葱被新长的葱叶挤了位置;那一株株尖尖嫩嫩的蒜芽儿,像一个个调皮的笑脸破土而出。儿子感叹植物生命的神奇的同时,浮想联翩,坚持就是成功,葱蒜坚持着适应新的土壤,长出一片新绿,这是坚持的成功,我们人应该向植物学习顽强的生命毅力……爱人更是得出这样的结论——种蔬胜养花!栽葱种蒜,对于农家再平常不过,也不足挂齿的小农事,但对于生活在城市的人群,栽葱种蒜,不但平添了一份生活的乐趣,而且体悟了一次养心感悟生命的过程。

巴黎的气息

李爱兰
巴黎街上的人很多,房子都很美,全都是象牙白的墙,落地的百叶窗。但每幢楼都有不同的精致,细节处有不同的雕塑点缀。如果要拍一部二百年前的电影故事,不需要作过多的布置,任意选择一个场景,就可以拍摄。在街中心,我看到有一个三角形的“安全岛”,上面有许多许多的鸽子挤在一起,挺好玩的。我让老伴给我与鸽子合影,我轻手轻脚地走近它们。鸽子胆子挺大的,都不飞走。这时,走来一对老夫妇,他们穿戴讲究。不知在嘀咕什么。老头停下来,老妇人帮老头整理那白胡子,用双手捻着那嘴角两边的菱角胡子往上一翘,就固定下来了。我一看,那老头的穿戴一副绅士的模样,非常和蔼可亲。我和老伴都竖起大拇指称赞起来,戴着金丝边眼镜的老太太亲亲老头脸颊向我们秀恩爱了。我们笑着鼓起掌来。我一下子感受到巴黎的浪漫气息。前面传来了一阵热烈的钢琴声。我们走近一看,在大街的人行道上,居然摆着一架黑色的钢琴,有一位小伙子正在聚精会神地演奏。他那起落的手势非常优美,娴熟的琴声格外动听。许多人像我们一样驻足倾听。我想他是干什么呀?原来在钢琴盖上放着两个盒子,一个里面装着CD碟片,一个盒子里装着钱。他是个卖“CD”的,卖“CD”能有这么高超的技巧,看来巴黎的艺术水准非同一般。

我们走到巴黎歌剧院门口,看到许多人都坐在台阶上。我们有点累了,也在台阶上坐下来。这时,有位小伙子肩上背着吉它。朝我笑笑,他用中文边弹边唱试探我们:“你问我对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份,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这把我们逗笑了。他停下来朝着我们肯定地说:“China! China!”我们笑着点头称是。身处巴黎,被这里的艺术气息所感染,“浪漫之都”、“艺术之都”真是名副其实。